

广西上思县十万大山南桂乡

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

1963年8月

說 明

本報告是1958年10月我組徐仁瑤（中央民院研究班學生）、李干芬、范宏貴（中央民院研究班學生）、項美珍（中央民院歷史系學生）等同志前往調查編寫成的。在工作過程中，中共上思縣委派出黎樹生同志協同工作，並提供了許多有關材料，使工作得到順利完成，特此致謝。

為了配合民族歷史科學研究工作需要，現由李干芬同志略加修改，並附上中央訪問團《十萬大山南屏鄉瑤族調查》，一併付印出來。由於水平有限，難免有所錯漏，敬請指教。

編 者

1963年9月

F104/4438

目 录

壹、一般情况	(1)
(一) 自然环境	(1)
(二) 气候	(1)
(三) 行政区分与人口	(2)
(四) 民族	(2)
(五) 语言文字	(4)
貳、經濟状况	(5)
甲、农业	(5)
乙、工业与手工业	(22)
丙、商业	(23)
丁、副业生产	(23)
叁、政 治	(25)
肆、文教卫生与风俗习惯	(27)
附：十万大山南屏乡瑶族调查	(35)

壹、一般概况

(一) 自然环境

南桂乡位于上思县的南端，在十万大山上东北角。全乡范围约100华里，由南面的百崙隘至东北方的汪门约有90里，从西面的潞细至东面的何怀约50里。东南面与广东省防城县相接壤，西面、西北面界米强乡、英明乡、北面与华兰相接界，东北与那蕩乡为邻。

南桂乡地势高峻，站在米楼岭上向北远眺处于山区的华兰乡呈现在眼底，似如平原一般，阴雨天山巅都为云雾所笼罩。全乡几乎找不出一块一里长宽的平地。乡内屯与屯之间的距离都在10里以上，以乡人委所在地的米楼屯为中心，东至潞育有10里，至汪门40里，至何怀60里，南至米徐15里，至米索10里，西至潞西12里，北至叫利22里。乡内各屯都有小道相联。与乡外的交通也是羊肠小道，要淌河过山，攀崖越沟，解放前至上思县城、那兰（即今之华兰）有四条路，一条经潞旁，一条经叫利，一条经米南，一条经汪门，而由米楼去华兰、上思县城多是走潞旁这一条路。至广东防城的路有四条，较宽的有经百崙隘、百基隘、扶隆隘的路，路面较狭窄的有经五指山的路。这些道路最宽的路面不过一尺，最窄之处只能立脚，一般只有几寸宽的路面。所以货物、商品的运输只有依靠人力挑担、马驮只能至邻乡。解放前，与广东防城县的经济联系较多，瑶胞要购买盐、衣服、布疋，要销售桂皮、蜂糖、八角、薯蓣等土特产都是去防城县的那良圩。到华兰、上思县城购销货物的很少，只有打官司才去县城。由米楼屯至上思县城和那良都须要行走一、二天才能到。

由于道路的艰险难行，南桂是比较闭塞的，与外界的联系少，如到雨季，洪水暴涨，就与外界完全隔绝，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以及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土匪的拦路抢劫，瑶族几乎不敢出山，要出山的话也要走自己熟悉的小道，就是这样也很难避免遇到歹人的抢劫。

解放后，人民政府与共产党在积极地改变十万山区的闭塞与落后现象，今年（58年）七月修通了一条较为平坦的道路，由渠坤至米楼，由上思县城至渠坤的公路勘探工作已完毕，今、明年就可畅通汽车至十万山区。

现在瑶胞已很少去防城那良了，货物的购销都是去渠坤和华兰。

大西河流向西方，与明江相汇合，雨季洪水暴涨时，可放杉木，过上思县境后可将流放下去的杉木扎成木排，平日非雨季不能放木，因险滩多，水不深，不能渡船。

解放前南桂乡水田不多，大部是畚地、坡地，土质硬瘠，再加上耕作技术的落后，农作物的收获量不高，一般只能收获相当于谷种10倍，最高的收获量是30—40倍，有时竟连种子都收不回。在这种情况下，瑶胞只好挖野菜充饥。

十万山有极丰富的矿产，现在十万山团结人民公社正在大力开采的铁矿、土硝等矿产绝大部分是在南桂乡境内。洗马铁矿藏量约34000吨以上，现已进行勘探，不日即可开采。

(二) 气候

雨量最多的是农历4月—8月，雨量少的是9月—3月。11月—正月是最冷的时节，须得穿

棉袄、烤火，米楼岭还降有少量的霜，在这时节里，若遇下雨，瑶胞就不出工了。3—7月气候暖和，只要穿单衣就行了，最热的时候是4—6月，不穿衣都行。5月—7月风较大，有时将房子的瓦都刮掉。

(三) 行政区分与人口

现今的南桂乡是解放前的南屏乡楼义村、枯桂村所组成。1954年建政时属南屏区。

南桂乡户口人数统计

屯名	户数	人口	男	女
濠细	19	127	64	63
米索	22	133	71	62
米楼	22	138	72	66
叫利	12	71	35	36
汪门	17	77	47	30
米徐	10	62	30	32
濠育	18	101	54	47
何怀	7	41	23	18
天西	9	43	23	20
总计	136	793	419	374

全乡全劳动力419人；半劳动力14人，男259人，女160人。

(四) 民族情况

瑶胞自称为 Kim¹ muon¹，直译为“山里的人”，在说白话时，他们也自称为“山人”，有的老年人并不知道自己是瑶人，而知道自己是山人。瑶胞周围都是僮族，因此与僮族的关系甚为密切。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有意识的挑拨各民族的友好关系，而称瑶胞为 Pan⁷ ei⁷（班衣），直译为穷佬，没钱买山的人，瑶胞对这一名称极为反感。

瑶族的历史来源以及人类的起源传说虽然各说不一，但大致传说是这样：在很久以前的洪荒时代，因洪水淹没了天下，独有兄妹二人坐在葫芦里，随水漂流，七日七夜，洪水退后得生，因天下再无第三者，所以他们俩结了婚，生出一块肉团，他俩人生气，将肉团斩成很多块（有的说兄妹俩生出一个小孩，没眼睛，脚长得象狗一样，为了纪念这个孩子，瑶族用的印是狗脚形的，米楼屯的李广殿在越南曾见过这种印，盘古王的书中盖有这种印）扔掉，哥哥力气大掷向山下，又远又多，妹妹力气小，掷在山上，又近又少，两三天后山上山下都出现了房屋和田庄，山上的人少就是瑶人，山下的人多就是“土人”（僮人）。

关于广西十万大山瑶胞的来源传说有：

(1) 瑶族的祖先原来居住于广东肇庆芙蓉地方，100年前由于受到坏人的压迫，坐船渡海而来，不知在水中死了多少人，只有一部分过了海，到山上居住，先来的就占有了山地，后来的人就向他人买地耕种，其中也有向僮人买的。传说初来时都住在十万大山一带，但是到处移动，三、五年一个地方。搬到濠西屯的才有三代多，在来濠西以前是居住在米楼，初来时才有四家，蒋、邓、李三姓，民国初年发展到六家、八家，解放后搬来了十多家。

(2) 邓姓的瑶族是由越南迁移来的, 因为越南地方乱, 无法谋生, 才移居广西。米索屯的邓姓瑶族是由上思来的。

另有一说, 邓姓的瑶人是由广东来的, 至今已有五、六代了。

(3) 蒋姓瑶族是由广东韶关迁移来十万山的。

(4) 米楼、潞育、叫利的盘姓瑶族是由于乱“三点”而从广东防城县属的大水沟、田罗搬到南桂乡潞育屯的, 至今已56年。他们是由广东灵山搬到那琴圩白石牙, 然后才迁移至大水沟田罗的。同一道来广西的有盘姓两弟兄, 瑶族迁移来时都不是成批来, 而是一、二家, 二、三户一起来的。

(5) 据潞西屯李成信说, 他们家是在乱三点时从天白搬来的, 来时先居住在江城屯, 给“土人”种植杉木, 并附带种植粮食, 后来杉木长大了, 全山归还土人, 最后土人出山到平地去居住, 土地就卖给了瑶人。

(6) 瑶族是从班州(Pantou)来了一个男人, 后与汉族女子结婚, 繁衍至今而来的。

民族关系: 历代以来, 瑶、汉、僮族的劳动人民都是友好往来的, 互相帮助, 互通有无的。瑶胞使用的各种铁制工具, 以及生活必需品都是由汉、僮区运去的。瑶胞生产的各种农产品, 土特产也都是运往汉、僮区销售。然而这种固有的友好关系, 却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有意的挑拨, 致使民族关系恶劣。汉、僮族中的坏份子歧视、欺凌瑶胞, 在大民族主义的统治下, 瑶胞的心灵上烙印了民族自卑感。

解放前瑶胞不敢出山, 因为一出山就会遭到僮人、汉人(艾人)的一些坏人土匪拦路抢劫, 甚至连衣服都会被剥去, 因而出山的瑶胞极少, 而妇女几乎是沒有出过山, 男子要出山也得行走无人知晓的“道路”。瑶胞说: “解放前能出山又回家的就是拾得了一条命。”因此, 瑶胞在十万大山辛勤劳动生产的桂皮、八角、蜜糖、香信、木耳、薯蓣等土特产是无法外销的, 所需要的日用品、工具无法购置, 奸商乘机在其间盘剥, 低价收入, 高价卖出。土匪的抢劫是瑶胞深为痛恨的, 匪患对瑶胞的生产、生活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由于惧怕土匪的抢劫杀害, 放荒了不少土地。瑶胞不仅不敢出山, 甚至不敢养牛、猪、鸡, 因为土匪经常闯进村劫走牲畜、家禽。瑶胞虽然知道抢劫行凶的人, 但不敢追捕, 索回失物。一些歹人也进村烧毁瑶胞的房屋, 如米楼屯蒋英才的房尾就被歹人烧过两次, 解放前一次, 解放后一次。叫利屯蒋德福的房屋在56年还被烧过一次, 严重的是发生民族间的互相残杀, 米楼屯盘承中三岁时他的父亲就被“艾人”杀害, 瑶人中一些坏人 also 到僮区去抢劫, 行动时操艾话, 并冒名艾人中的某人, 因而引起僮人复仇杀害艾人中的某人。因而引起了瑶、僮、汉民族之间的隔阂。解放后这种隔阂虽然在急剧地改变, 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由于解放后在南桂、米强、常隆三个瑶族乡没有进行过任何社会改革运动, 只在56年时搞过合作化, 但除了江口屯叫利屯有两社坚持把合作社搞下来以外, 其他各社都垮了台。1958年4月中共十万山区工委成立, 又派来了130个干部的工作队到三个瑶族乡搞合作社工作, 瑶乡的社会面貌才开始发生急剧地、根本地变化。4月9日工作队来到南桂乡, 瑶胞见了工作队干部都远远避开, 不愿意与干部交成, 不愿意干部到他们家居住, 见了僮族干部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但对北方干部却较为欢迎, 这种现象是长期以来僮族坏份人对瑶胞欺凌所造成的, 瑶胞极有敌意的称呼外来干部为“得头”(意即外面的人)。经过工作队干部与瑶胞搞三同, 瑶胞的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 民族关系也迅速地改变了。6月他们又重新建立起合作社, 架子刚搭起来, 全国又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 三个瑶族乡是上思县第一个报名加入公社的, 成立了十万山团结人民公社, 干部到他们家居住也以极其热忱的心表示欢迎, 找干部谈心。以前极有敌意、恶意的民族称呼也改变了, 以前僮人称瑶胞为Pantou(班依人), 现在改称为瑶族、少数民族, 瑶胞称僮人为土佬, 称艾人为艾佬, 现在改称为僮族、僮人、汉人、艾人, 以前瑶胞不敢到渠坤、华兰、上思

县城的，现在他们不仅是去购买、销售货物，还去开会，学习，瑶、僮、汉、干部，群众见面都互称同志。过去瑶胞没有田，不会种田，现在僮族群众都热忱的来教瑶胞种田。现在全乡有廿五亩水田，僮族缺少耕牛时，向瑶胞借用，瑶胞也很乐意的借给。由于民族关系的改善，人们礼义往来，靠近华兰乡的六旁、叫马、叫利、汪勒、汪门，原是僮族的地，瑶胞在解放前是不敢去种的，解放后瑶胞移居到上述村屯。如今瑶胞衷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询问北京的情况，很多群众表示要去南宁、北京看看，江坡屯邓文德说：“我们见了你们（指调查组同志）就象见了毛主席一样，因为你们是毛主席的干部。”瑶胞用山歌唱出了他们的幸福生活，感谢党和毛主席：

解放四处好平安 今世平安四处好 无有贼人平安住 出到路头不怕贼
共产世界是多好 看来今世好平安 带金带银不怕何 金银在身不怕贼
前时女人不出路 今世女人齐出行 圩街也有女人多 人民平安好住了
在发救济分了齐 发衫发米又发银 又发棉被到乡里 又发棉衣发蚊帐
盖过床中好睡迷 棉衫救济得多件 一户四件到家中 棉衫救济四年了
一年一件到家中 救济铁刀发到使 顶锅也有发来齐 领得救济欢喜了
幸亏有了共产党 人民多谢毛泽东

(五) 语言文字

南桂乡的瑶语与米强、常隆乡的瑶语相通。

天 ² guoŋ _A	地ni _A	太阳 ² Pun ⁺ ŋ ² i _A
月亮na _A laŋ	房屋sin _A pi ⁺ au ⁷	门cEŋ _A
花faŋ _A	红花faŋθiN	衣服 ⁺ Cien _A Kuei _A
河waŋ _A	裤子K ⁺ uaN	去niŋ _A
坐 ² st ⁺	父亲faN	母亲iciŋ

从构词上看，修饰在被修饰语后面，如

高山Cim _A Caŋ ⁺	低山Cim _A haŋ
小女孩muh—l θaŋ θeiY	小男孩mun ⁺ d ² n ⁺ θeiŋ

从数目字上看，1—10是瑶语，10以上是借白话。

一a_A 二i_A 三²Pu_A 四²Pie_A 五²PiaN 六CON 七niN 八jetf 九²t⁺u_A
 十θaP_A 十一θaP_Aie⁺ 十二θaP⁺nei⁺ 十三θaP⁺θam_A 十四θP_Aθei⁷
 十五θaP⁺ŋON 十六θzP_A²guN 十七θaP⁺Ciat⁺ 十八θaP⁺²Piet_A
 十九θaP_Ats⁺ou⁷ HniNθaP⁷
 三十θam_A θaP⁺ 四十θei_A θaP⁺ 五十ŋou⁺ θaP_A 一百a_APs_A 一千a_Aien⁺
 一万a_Aman⁺

在十万山区瑶胞之间交相来往都以瑶语。解放前瑶胞除讲本民族语言以外，还会讲白话、僮话、艾话（广东方言中的次方言），但以讲白话的比较普遍，由于妇女与外乡接触得少，所以一般还是不会讲白话，男子一般可操白话、僮话、艾话，或是能听。解放后，尤其是工作队来了以后，乡、社干部有的已能说或能听普通话了。小学讲课用白话，现在已改用普通话讲课。

瑶胞使用汉字，但在山歌本里除用汉字外，他们还创造了一些自己能看得懂的字，或是借汉字的白话音，意是瑶意，在唱山歌时他们虽是看汉字，但是却唱瑶话，所以瑶胞的山歌本我们是不易看懂的。如：

唸到贱（θa:n✓我之意）爹（nei_A父亲之意）春（tsau⁺生产之意）。

思者 (tsu¹) 賤笨心意遜 (da²u¹ 說)

先伯回到液桌 (英台)

茶酒三瓶都嚙 (near¹ 喝) 了。

今又卜 (K¹ 插在头上的装饰物) 做插上簪 (母美) 下。

为了人民沙落良 (Sa¹ la¹ Kua¹ 欢喜)。

道公用的经本，虽然用的是汉字，但是没有道公教过是不认识其意的，现在青年人都看不懂经本。

式、經濟狀況

甲、农 业

南桂乡和米强、常隆两个瑶族乡一样，处在十万大山丛山峻岭中的倾斜度颇大的岭坡上，偶尔在低洼的山峪下有明江支流的溪涧流淌，但极少有见方半里的开阔平坦地带。就全乡现有的17个屯来看，仅有解放后由米索屯搬下山脚居住的江坡屯8户人，有五亩左右的田地。其它不是悬崖石壁，就是处在倾斜45—80度左右的坡地上，因而农耕田地的开辟及农作物的播种种类，极大程度上受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历史上凡是可以开挖的梯田已全部开完，可砍种的坡地亦按照劳动力所及逐年轮流砍种。所以历来耕地面积及农作物的经营变化发展是比较微小的。现将该乡（包括十万山其它乡瑶族某些材料）的农业生产状况叙述如下：

（一）土地与农作物：

这里耕作的田地，大致可分为梯田、坡地二种。梯田全是在较低洼的山峪中开挖而成，包括有水源的水田和没有水源的旱田两种。坡地都于山腰、山顶上，是砍山烧山后而成的，习惯上人们又叫为畚地，一般第一年砍出来的地多种岭禾，次年以后就是种植其它杂粮了。如果是山坡坡度不太大，水土保持得较长久的，可连种多年不变，如果是坡度很大，只能种上三四年就得丢荒另种他处了。

从古以来，十万山的田地总没有测量过，主要是因为山高岭陡，如在南桂耕作不固定的几年一换的坡地占有所有田地面积95%以上；耕作固定的梯田和畚地有些村屯几乎没有，即使有些少也是面积很小的一小块，测量起来是有极大困难的，所以本地并没有以亩为单位面积计算，而是以播若干谷种为准（在老一辈时甚至没有斤，只是估计）。以现在各村的老壮青年论，谁亦不知道本乡、本屯究竟有多少亩梯田和坡地，就以解放后区乡干部统计的仍没有办法得出正确的田地亩数，按1951年11月中央访问团在十万山南屏乡*调查的材料，按1950年全乡七个行政村三十九个自然屯播种谷种斤数统计：

村名	项目	梯田	坡田	总数	坡地占总 数百分比
常	隆	675	1060	1725	60%
大	板	100	1665	1765	94%
涨	桑	882	1535	2417	63%
楼	义	358	2180	2530	56%
强	律	348	1455	1803	80%
米	涨	54	735	794	92%
南	桂	60	2135	2195	97%
合	计	2477	10755	13226	81%

* 南屏乡包括现在十万大山区的南桂、米强、常隆三个瑶族乡。

上表是1950年整个十万山的数字，普遍坡地播种数达60%以上，最高的南桂竟达97%。由此可见十万山瑶族田地的概貌了。

再以南桂乡来看，据乡党委书记李广德同志提供的材料，全乡现有田地（约）225亩，其中水田15亩，占6%左右，比1950年数字提高了3%，提高的部份是解放后在僮人（果龙屯）手中买来的。由此看来，南桂乡有水源灌溉、保证收成的水田是少得可憐了，从全乡现有798人计，每人平均有耕地仅2分多，而水田数不及2厘，而且大部份的人是没有水田的，要生活只有依靠砍山栽种其它杂粮来维持。

至于农作物本地和山外平原是有所区别的，主要的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等种，杂粮有木茹、芋头、大茹（毛茹）等。作物种植相沿已久，自从由外面入山以后就开始种植，世代相傳，谁亦不知其源由。

由于山地高陡，加之耕作技术低劣，所以作物多是广种薄收。

以岭禾计，种下一斤种子，丰收年头，最好的每斤得收30斤左右，一般的只是20—25斤，要是逢灾害年头，颗粒无收的也有。

玉米是本地较主要的作物，分春秋二季种植，多间种在木茹、大茹、芋头等作物中间，很少单独种植，以1950年计每户平均约种10斤种左右，每斤种约可收10—15斤干谷，也有收20斤以上的，这要看年成好坏来决定。

木茹是主要杂粮，各户都种植一二担种，每担可有1000株以上，生长率是八成，每株可收茹一斤左右，但受野兽破坏，故每担种最多能收200—300斤干片，最差也有100斤左右的。

芋头的种植看家庭劳动力的多少有区别。劳动力多的一年种上四、五担种，少的一、二担，每担约40斤。按收成一担种能收上三担以上，也有收二担的。

大茹在老一班种得不多，每家一、二担种，近几年来也有种上五、六担种的，每担重40斤，每株可以收茹一斤左右。有的户收上1000斤以上的，如江坡屯一个中等户1957年种200斤种，收入1000斤，（折谷200斤）。按这样数目在农家生活上有相当大的补助的。

作物种植的正确数字无法考据，只凭调查访问得的一些情况，大致和上面没有大出入。解放后1951年中央访问团调查有些资料，现在乡里也有一些统计，兹列表如下：

村名	谷种	斤数					
		1—15斤	16—30斤	31—40	41—50	51—80	81
常隆		6	30	10			
大板			7			8	19
漾桑		3	12	20	5	9	
楼义			10		20	18	
强津		1	5		21	5	1
米漾			9	13	2		
南桂		5	5	15	15	7	3
合计		15	78	58	63	47	14

由此看16—80斤谷种的人占大多数，81以上和15斤以下则稍少，而全乡的收入又是如何呢？请看下表：

村名	项目	梯田		坡田		小计	
		谷种	收益	谷种	收益	谷种	收益
常隆		575	4925	1050	2100	1625	6125
大板		100	700	1665	3330	1765	2465
漾桑		492	3444	1535	6210	2027	9654
楼义		155	1085	2180	13080	2335	14165
强津		148	1036	1465	3730	1603	9103
米漾		4	28	775	4410	789	4438
南桂		0	0	2735	12810	2135	12810
合计		1474	10318	10755	50670	12269	60988

从这个数字来看，全南屏乡种谷种12269斤，而收入50988斤，每斤种才可收5斤左右，如以当时全乡人口1597人计，每人每年平均得谷38斤多，全年生活大部份就依靠杂粮收入来维持了。

再以今年南桂乡的耕作面积和播种斤数来看：

耕作面积统计：

名称	谷	谷田	谷芋头	木茹	大茹	红茹	玉米	花生	黄豆
亩数	263.75	27.58	146.8	108.4	242.5	75.9	245.4	12.1	5.7

播种统计(斤为单位)

数 量 类 别	田 谷	留 谷	芋 头	木 茹	大 茹	红 茹	玉 米	黄 豆	花 生
六 西		180	990	300			102		
米 索		220	1666	2800	1550		178		44
米 楼		1970	758	4404	156	3004	198	2.12	
叫 利			785	2350	1650		123	11	15
汪 门			979	2700	700		300		20
米 除			640				149		
六 育	150	1015	1486	2305	615	62	177	9	
果 桂			40		1835				18
合 计	331	3165	7344	14859	6506	3066	1227	2212	97

作物种植开始以亩为计算单位，并比过去年份有所增加，照目下作物生长情况看，可能获得丰收，口粮也可能得到自给。

(二) 生产力:

本乡的瑶族大多是在历史上受反动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而跑到十万大山来居住的，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要战胜那崇山峻岭，克服自然，个体劳动不能为力，唯一的只有依靠集体劳动，砍伐山林进行粗耕粗放的刀耕火种生产才有可能。生产力的水平非常低，生产工具极其简陋，这就造成了集体劳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平均分配的必然性。本乡在进行砍山耕作坡地时就是全屯性的或合伙来经营的，个体进行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的梯田或屋边地生产才是个体经营，坡地的私人生产也只有到头一年集体砍山种植后第二年才分成若干小块进行个体耕种。具体些说，凡是在开山辟岭的大生产中必须依靠集体，即全屯的或合伙的来进行。这就是他们的生产劳动的自然组织形式。也是他们战胜自然的伟大力量。

在两性间分工与家内的分工上，男人多干砍山伐林，搬木造房，挑担出圩等大力工，女人多干中耕耘草、收割作物等工。在生产上如在山坡上点播时男人在前打洞，女人在后点种，男女共同来完成。在家内的劳动，女人则加上舂米煮饭、针织、带孩子等工作。但是必须指出，无论在生产或家内劳动上，本地瑶族与外面的汉族比较，男女分工是没有极严格的界限的，有许多事情不分男女均可以干。

在年龄上分工也不是那么严格，年老力衰或儿童，只参加家内的料理孩子、喂猪鸡等，也有参加较轻的体力劳动的。凡是体力所及的活路他们都争取干，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

山区活路较多，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只是每年11—12月农闲季节，男人上山挖掘茹良和药材上街出卖，换取一些副食品帮补家内生活，其它外出打工或经商是没有的。

大跃进中，十万山团结人民公社办起来了，洗马山的炼铁厂兴建了，公共食堂、托儿所也相

继的办了起来，所有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规划、统一使用。全乡人口798个，全劳动力419人（男259，女160），半劳动力14人，所有青年男女，绝大部参加到炼铁厂工作，壮年的则留在社里搞农副业劳动，老年或幼年多参加托儿所、食堂、饲养猪鸡牛只等工作。这样的劳动分工，大大的发挥了各人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对工农业大生产是有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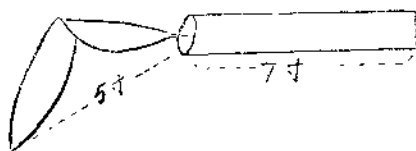
生产工具在这里和外面平原地带有所不同，这和高山地带有关系。本地的生产工具主要的有下列数种：

（1）犁——瑶语称为“ie14”，自百年前入山时就开始用了，形式与外面一样，每把可用上十年左右。本地本族没有人会打犁，都是由广东防城那良和本县那兰等地买来安上自制木架来用，过去每把犁头价约100—150斤谷子。在这里犁并不是主要生产工具，因人们多是种山地多，犁仅能用于梯田上，而梯田在农户里占有的并不多，所以犁不是每家都需要，仅在那些有田较多的人家才使用。以六西屯19户人家计，解放前有犁的是李忠、李广福、李广林、李族安、邓桂明、李振芳等六家，其他就没有了。如果需用时也可以借用别家的，不用租，只等主家用完就可，有时亦去帮主家赶耙完后才借用（有些剥削因素）。

（2）耙——瑶语称为“ba1”与汉字耙近音，沿用时间与犁一样，已有很久的历史了。在解放以前都是木耙，铁耙于解放后人民政府救济才传入山区来。有耙的人多是有田的人，山地并不用耙，所以耙在这里农活上并不是主要工具。木耙一般可使3—5年，而其长短与外面差不多，十一、十三齿均有，每齿相隔四寸，齿长1尺2寸，高3尺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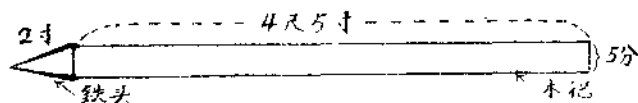
（3）锄头——瑶语称“tɔoŋ1 Kuat7”（中刮），使用年代已百年多了，本地也没有铁匠打制，多买自汉僮族地区。解放前每把约用谷子50斤左右。在农业生产上锄头只用于挖茄地、菜地、收茄类等用。其作用次于中刮。

（4）中刮——瑶语称“tzoŋ1 Set7”（中舌），这是本地较特殊的工具，也是较主要的工具，凡是种大茄、木茄、芋头及玉米均使用它，中耕除草及收红茄亦用它。可说是几用的工具。相传沿用时间已久，全是用旧钩刀由自己改制而成。一般家庭均有二三把不等。形式如图：



（5）钩刀——瑶语称“tzoŋ1 b1 ko7”（中旧），沿用已久，本地没有人会制造，全由广东那良或上思等买入，每一个劳动力均有一把，用处极大，砍山林树木、割草均可。另外刀头的勾可以代替中刮用来挖地除草，用后三两年还可以改打成中刮使用。可以说是生产中一件重要工具。

（6）打洞棒和其它工具一样在很久以前已使用了。本地不能打制棒头的铁尖，都由上思华兰买来。形式如图：



买回铁尖后，自制一棒约米半长左右安上铁尖头，即可使用，凡是点岭禾种时都使用它来打洞，然后放入谷种。这也是本地一个特殊的生产工具。

另外还有割谷用的禾剪，瑶语称“ku7 tep7”（谷镰），担谷用的禾挑等，都是较特制的工具。

(7) 牛——瑶语称“diaŋŋ” (得仰)，养牛的人就是有田的人，也是家庭生活较富裕的人，一般的人是不养牛的。全乡现有户口136户，仅有耕牛35头 (大小一起)，而且有十多只是解放后政府救济的。以六西屯来讲，解放前仅李广福有2头、李忠3头共五头，其它人是沒有的。米楼屯26户人家中，只有八头牛，而且其中有三头是解放后政府救济的。

解放后52、53年，政府为了扶助瑶族生产，大力的救济和贷款，全乡总共得到救济品犁头、铁耙、锄头、镰等百多具，牛十多头，衣服、棉衫、棉被、蚊帐数百件，粮食数千斤，人民币上千元。以六西屯来讲救济了四把犁，四只牛，一把铁耙，其它生产工具数十把。由于政府大力扶助，十万山瑶族人民生产基本得到安排，生活得到了改善，如邓桂明说：“解放后得了数年救济，过去不够吃，但1954年已够吃了，自己也自动不再要救济了”。这只是一个例子。

现在十万山的瑶族亦和外面其它地区一样，已建成了十万山团结人民公社。办起了工厂，他们眼看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正在到来，大家都欢欣鼓舞，正如邓文德老人说“解放以来共产党、毛主席办的事情件件都不错，大家有饭吃、有衣穿、夜里不用关门，这样清平安乐的世界是前世所没有见过的，现在又领导我们搞共产主义，我们要紧紧的听从党和毛主席的话”。广大瑶族人民从内心里发出了对党和人民政府无限感激的声音。

(三) 耕作技术:

(1) 田地与各种作物的耕作:

上面谈到这里生产工具的使用和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而生产技术除了受宗教迷信所影响外，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从耕作水田、坡地以及各种农作物的种植上，有某些是和山外相同，但有很多仍保持着山区生产与民族的特点。其具体情况于下:

水田的耕作: 水田在这里生产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收入在人民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也不很大，然而耕作技术很久以来就和山外汉族地区相同。一般于秋收后(10月)即把田犁好深耕4寸，把稻稈翻埋于田土中，使腐烂，同时亦可减少害虫的繁殖，第二年三月再作第二次翻犁耙好，并开始放一些水肥或干肥作基肥 (约3—400斤)。浸十天后，再进行第三次犁耙，然后将预先播种在畚地上的秧移植插上。株距 8×1 或 6×1 (也因田土肥瘠有区别)，秧苗插下20天左右基本定根了，开始第一次耘田、不追肥。隔半个月后又耘第二次，这时补追牛肥，亩约四、五担，(距村远的也有不追的。)等到禾苗要抽穗时，作第三次耘田，不追肥，就等待收成了。

等到九冬十月，稻谷已经黄熟，人们就拿着禾剪一穗穗剪下，不脱粒扎成一把把 (每把10斤左右) 担回，放在屋内楼棚处熏火，如果是收得多的干后就储入谷仓中，少的就等到吃时拿下放于石臼去舂。在储藏和收割上和外地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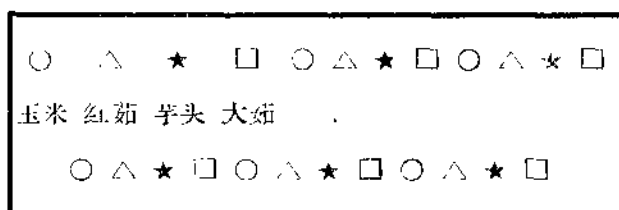
坡地的耕作: 每年旧历十月，就集伙去将次年要耕作的山林野草砍掉，晒干后于次年阳春三月就去烧山，火熄后马上开始播种，不锄不犁，灰烬当作肥料。第一年一般播种旱稻，男人在前面用一打洞棍，一洞洞的打好，(株距5、6寸)，女人在后面一株株的点上谷种 (每洞5—10粒)，不加盖土，等待下雨水流把灰掩盖在谷粒上，有时因时间太长不下雨，谷种被鸟兽啄食亦无人照顾。谷种下一月后开始第一次除草，只用中刮把杂草扒去，不加松土。以后每隔一月作第二、第三次除草，就可收成了。收成方法与水稻相同，不脱粒，剪下禾穗担回放在火烟处熏干，再加工成粮食。

为什么坡地耕作采取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 根据他们说法有二种原因: 一是在上古时有一李王 (他们崇拜的神之一) 在耕山时，不打洞，就是平撒在岭上，得收成的较少，后在某次耕作中，见有许多谷粒掉入山羊走过的脚印中，谷长得特别肥壮，因而后来他就改用打洞下种的方法，(这种说法在人类长期的生产斗争中观察总结，改进生产技术是可能有的); 一是说因坡地一般多在倾斜50—70度以上，挖松土再种，容易被雨水冲走泥土和种子，所以才这样种 (这种因地制

宜的办法可能性较大)。

上面两种办法,都有其道理存在,如果不去考虑到其自然条件而归咎于他们不知改变原始的刀耕火种方法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很久以前,他们已知利用牛耕和锄头,但是在陡坡上种植就无法施其技术了,要吗就这样种(当然别的方法还有),要吗就棄掉山坡不种,但在山多地窄的十万大山,不种坡地那生活就马上成问题,基于这样情况,要生活不能不采取这样方法(在新技术未有使用之前)。

坡地第二年的生产是划分由私人去支配(分地不丈量,用眼测划成块,用抽签方式分配),私人按照实际情况来种植作物。主要是种植玉米、红茹、大茹、芋头等种,都是取间种(而木茹就不可间种,因木茹高过其它作物),在一块地上同时种上几种作物。其种法如图:



如果是有石头则隔数尺间距的也有,不然一般只是株距一尺左右。此种间种,各种作物藤蔓叶草,互相遮掩,乍看起来很难分辨是什么样的畲地,加上不施肥,技术管理不周,一般只是混合除草二次了事,所以产量并不高,但是复种次数又得到增加,一年四季地上均有作物生长,经常有收入,这对生活来说亦有其好处。

这里还应该指出:为什么耕作坡地作物都不施肥呢?他们是这样说的:因为山高路陡,畲地离村远,一翻就是几个岭坎,搬运十分困难,肩挑背负运肥顶不了耕作这样大的坡地施肥所用,同时各家养牛的很少,肥料不多,只能在近村的畲、田中施下三五担了事。坡地嘛只能依赖烧山的草木灰作为肥料。的确这是他们面临着的客观困难,加上主观上科学知识 with 生产知识不足,也就必然在生产中采取粗放的办法。不过人屎尿、牛粪、猪粪等,他们在老前班时已开始用过,就是人肥用得不够普遍而已。

山区生产有其特点,生产季节的安排也有其具体的规定,如下表:

时 类	工 序	翻	土	下	种	中	耕	收	成	注
水	田	禾	10—11月	3月播种	4月插秧	5月、6月耘田		早造8月、晚造10月		
坡	地	禾	10—12月砍山	3月烧山打洞	下种	6月9月		10月		
玉		米		1—2月间		3月除草		5—7月收		
大		茹	不翻土	3月下种		5、7月除草		10月		
木		茹	不翻土	2月下种		每年除草二次		一、二、三年一收		
芋		头	同上	12月—2月		4—6月		8—10月		
红		茹	不翻土	春夏秋冬均可		不定时		四季有收		

从表上可知:稻谷的播种往往推迟到三月清明后。主要是因为山高水寒、气候冷、稻谷不长

之故。而其它杂粮种植有早有迟，但红茹种植是较特别的，一年四季（除冬季冰冻期）均可下种，而四季也均有收成。这就有利于他们种上大量的杂粮来补充口粮的不敷。

大跃进以来，十万山瑶族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有了一些改变，如下种季节一般均比老习惯提前了半个月左右，肥料使用也较过去重视了，各屯都建有厕所收集人肥，也挖有粪坑收集牛肥，耕种近村的田地都用上了肥料，最近六西屯种红茹堆用上了草灰和人肥。许多前所未用过的耕作方法正在陆续推广。但是要取得山区农业生产技术革命的胜利有待今后继续努力。

（2）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斗争：

十万山区的自然灾害主要的是兽灾、风灾、虫灾，其次是水旱灾，反动统治的年代里人为的灾害也不少。这一切对生产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兽灾包括山猪、山鼠、山羊、黄獐、猴子等，以山猪和山鼠为害最大。牠们专吃稻谷、玉米、茹类，每于夏秋之交，作物成熟时就在夜间来吃（白天出来的也有），山鼠和猴子一出来都是成羣结队的，只要出来一次，那整片的作物就会全被糟蹋。如今年在米强那里，白天妇女某次外出工作曾发现有数千只山鼠出来咬损作物。在六西屯有一片木茹山，可收万斤以上，在最近被山猪出来残食去二千斤以上，损失极大。

风灾在这里亦是相当严重的灾害，一年四季凡是阴雨天，北海的风吹来很猛，不仅吹折山林果树，而且田地上的禾苗常被吹倒。如今年九月中旬那次大风雨就吹倒了不少山禾，吹落了不少的八角果。

鸟灾主要是谷雀，当秋季谷子黄熟，成羣结队的谷雀飞来食谷。米楼盘益隆说：去年种下二百斤谷种全部被吃光，全屯损失数以千计。

虫灾在这里名目也很多，吃谷的包心虫，吃茹类的沙虫，也常有发生。旱灾、水灾在夏秋雨季时节，山洪往往把禾苗冲倒，因为没有什么引水蓄水的水利工程，只是任由山水沿着山沟奔流，冲垮田地作物。正因为无蓄水工程，所以十天左右不下雨就出现旱象。但旱、水灾在这里来说危害生产的程度还不算太严重。

除自然灾害外，在过去还经常遭受土匪和反动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人祸：如1925年土匪首陈思恩，1928年土匪首林四，1948年伪县长赵炳荣，1949年伪军保六团苏之猛等，相继带领人马（30—300名）来乡扰乱，特别是48—49二年中匪军的“进剿”，抢劫烧杀，到处掳掠，鸡犬不宁，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解放后1950年土匪又在这里活动破坏，当时全南屏乡田地丢荒的谷种数995斤左右，其中南桂荒荒360斤谷种地，占田谷播种数40%，情况相当严重。

面对着这样的天灾人祸，瑶胞们有什么办法？

从积极方面来讲，打猎预防是应对鸟兽灾害的主要办法。凡是发现有兽灾时即组织人马去打猎，有的是用粉枪射杀，有的是用竹片削尖埋在兽路上，用两条绳子绑在竹尖的邻近，山猪走近则动绳索便沿着竹尖走去，刺着山猪就可用木棍打死。瑶族枪法颇准，命中率达95%以上，所以打得野兽极多，如公正那边的瑶族今年就狩猎了四十多只山羊黄獐之类。

其次的方法是装铁夹：把从外买来的铁夹打开，在路上挖槽埋下，野兽行过踏过就被夹住，利用这种方法捕捉得的也很多。

再次是伐竿套捉法，用粗如筷子那样的麻绳绑在一根很坚实的竹、木竿上，绳上套一竹管，结上一个活结，在兽路上打上一条平头钉，一条钩头钉，把活结搭在勾头钉上，抬上一横竿搭住活结，把绳索活结打开铺在横竿上，稍盖上薄土，等野兽行过踏过，伐竿顿时竖起把兽脚套住。这种套捉法效率并不很高。

在防御的方面多以拟形拟声的赶法。编草人立在地边，有时穿上烂衣服，戴上竹笠，拟似人形，使野兽望见生畏不敢来近。另种是用竹筒打穿空洞，绑在竹竿上，立于地中，风吹发出呜呜的响声，或自动的打梆，野兽闻声以为有人亦不敢来。这种作法也极普遍。

至于水、旱、风、虫等灾和人为的灾害，他们是无能为力了，只有听天由命，或是求神占卦，求天地鬼神庇荫。

说到求神卜卦，这里有这样情况，每个村屯都有一个负责管理生产的人，名叫“ei4 Kuo1或KaP1 Kuo1”的人。这种人的产生是于每年雷初鸣的那天，由道公看通书，谁的年庚八字不犯雷霹的，无论男女年十五、六的均可做，只有义务，没有什么特殊权利。平日他专门负责去到田头谷地中去看庄稼，见谷黄或被山鼠吃的，他就在那里唸符咒，自己不懂的可以请懂的人帮做。也有人说在选时全屯男女都有当选权，年龄不论大小，如果年小可由女人代理。当选的人得杀鸡，鸡脚弯得好经群众同意的就认为好，任期一年几个月不定。

凡是二月、四月、七月都做祭山一次。二月祭玉米好，四月祭谷长的好，七月祭丰收。每次祭祀大家捐半斤米（或以银代）自带酒肉，集中在一起杀鸡喝酒，吃一顿后各散回家，在会上就是谈关于生产的事情。要将祭祀以后的酒倾倒在田里，将鸡毛插在田里，祈求庄稼茁壮地生长。这些事情由解放前直到今年初仍搞，公社化后不再搞了。

求神卜卦并不能解决灾害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往往把许多亲身经历的事编成山歌，作为对自然灾害的咒咒和传给后人。现摘几首于下：

“兽灾恨”（略修改）

十万山头生产路，杂粮薯类种得多；	木薯一棵五六个，有得薯来不怕饿。
谁知野兽来为害，山猪成羣七八个；	挖根食薯处处搞，山猪一来薯难活。

“旱灾怨”

公元1954年，九月天旱河水干；	九月天旱到四月，玉米种来实难生。
种下种子日日旱，好比火烧玉米秧；	玉米种来全枯死，没有收成饿肚肠。
公元1955年，年头天旱真愁人；	旱得江河无流水，人畜禾苗生长难。
四月种禾到五月，天旱禾苗不得生；	五月初同天大旱，禾秧枯死在田中。
.....	八月禾花正开放，四处山岭是花季；
岂知风雨来吹打，禾穗根根被打烂；	眼看今年收成坏，明年生活实在难。

由这里我们看出，他们在解放前直到合作化以前（今年七月），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而发出凄楚的声音。合作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后，今年9月虽遭受大风雨吹打，但政府大力号召抢救，禾苗现在正在抽穗，给他们以人定胜天的生动教育。

（3）生产中的禁忌

前面提到，本地瑶族因为文化科学知识低，没有办法去理解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遭受到的灾害，都归咎于鬼魔作弄的迷信思想，在这样基础之上，搞生产自然也就产生了许多迷信和禁忌：

①凡是不信天主教的农户，每月的生产都以甲子、乙丑等六十甲子来排定（看历书），认为逢子、寅、辰、未、申、亥等日，就是犯鼠、虎、龙、羊、猴、猪等的侵害，不能搞生产，如果冒犯，当年生产就受影响。

②春季播谷种时拜神农公（他们称为神龙公），去田地头立一神农公石碑位，由不犯雷霹的人来杀鸡并立，烧香祭拜之后，由该人来先打三个洞洞种谷子入洞中，其它人才可种。据说神农公造五谷给他们生命，所以得拜祭求保佑。当天如是谁生日的亦不去种谷，否则会死。

谷种下后见谷长得不好的，又由该人去拜龙公求保佑。

除草时认为选一人除草快的去先干，以后草才除得快。

每次去拜不是杀鸡就是用几条鱼作为礼物，空手去不成。

③正月初一日不准叫吃猪肉，如果犯了这个人今年生产办法就少，作物收成也不多。初五日是凶日，不准出门，在家不准開箱子，若犯了则一切财物将会无形中走失。

④芒种日不准下田插秧，他们认为当天是王帝日，犯了王帝会作怪，如果去也至多准种上三棵即走，留待王帝帮忙种完。

⑤五月初五他们称为分龙日，不准在家中舂米，不外出锄地，认为如果犯，会把龙头打碎，以后就不下雨，天会大旱。

当天用糯米包粽子吃，吃完后用三张木叶包好向门外丢去，表示喂布谷鸟，免得牠再在外面叫“布谷”，表示谷种完了。

⑥六月初六，煮一锅饭来吃，找几条鱼来拜祖先，用三张木叶放入饭中，吃完把木叶扯直挂到屋门口高处，表示这样谷才长得高高的。

⑦七月廿是雷母日（旧历），认为那天雷母返天堂，在家中不准打开箱子，否则一切财物将随雷母上天去。

⑧八月十五是“新米节”，新米未收，以新禾秆砍三节放入饭中煮，规定当晚每人要吃三碗饭，然后才可饮水，否则不能饮，如违反就不丰收。同时当晚煮饭不用量，用手来抓，得多少煮多少。不准外人来家吃饭，如果有人来吃，则当年外人来多，粮食不够吃。

八月廿是雷公日（旧历），认为当天雷公返天堂，那天同样禁止打开箱子。

立秋日认为是谷开花日，也即谷“结婚”，不准到田去工作，据说老前辈一班有人当天去田工作看见一羣山猪结婚（认为是谷变的），结果回来就病死了。所以后来的人不敢去。

⑨十月初十（旧历）做糯米粑吃，表示洗禾剪，他们说当时已是收禾完毕，过这一节是洗禾剪，第二年稻谷才丰收。

从上面这些事实中，充分反映了在他们思想中深刻地存在着宗教迷信的或神话观念，在合作化以前对生产影响是极大的。在合作化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建立后已逐步改变，但是要从根清除这种思想障碍，必须继续宣传教育，发展生产，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才有可能。

（四）生产关系

解放以后在十万大山瑶族地区没有进行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及土地改革等运动，在瑶族人民中间也未划分阶级，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南桂乡也曾搞起3个合作社，但最后坚持办下来的只有叫利屯的一个社（三户）和汪门屯的一个社（十户），直至今年四月，由地委、县委一百多人组成的工作队来到十万大山开展合作化运动以后，瑶族地区的生产关系才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瑶族人民“一步登天”，他们破除了迷信，在上思县首先搞起了“十万山团结人民公社”，为了弄清瑶族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在这里首先叙述一下合作化运动以前南桂乡瑶族的生产关系。

南桂乡瑶族人民是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被逼到十万大山地区来的，相传是来自广东和越南，来到这里的时间各说不一。瑶族人民赤贫如洗，因此只得向附近地区（华兰乡、德安乡、大联乡等）的僮族山主购买山地来耕种，因此在经济上与僮族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分析瑶族生产关系时必须注意到瑶僮之间的经济关系，否则不能认清问题的全貌。

（一）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形式

瑶族人民主要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法，山地是集体占有，是由各户（十多户、七八户不等）合伙向僮族山主买来的。各户按照经济情况的不同，购买山地时有参加一份，两份或半份的不等。山地即由参加的各户共同耕作并按份分配产品。砍山和烧山时，各户（各份）都出同样多